

社會學家郭建文博士在大會上的演講稿 - 《新“環球華人族群”？》

墨爾本 - 1999 年 10 月 7 日

本文宣讀于中華總商會（維多利亞）主辦的第五屆華商大會（1999 年 10 月 6-9 日，墨爾本，澳大利亞）。懇望大家對本文提出意見和批評。本文在現階段省略參考書目。

前言：感謝第五屆華商大會主辦當局讓我有機會針對'環球華人族群'進行思考。我特別想要嘗試理解'華人特質的環球化'這個新現象後頭的原由。我也想借此提出一些問題—關於'環球華人族群'同華人所處的國家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在邁入 21 世紀的當兒，對更為廣義的環球人性的需要。

由華僑到'環球華人族群'

在 20 世紀的下半部，'華僑'這個人們已長時間使用的詞，受'海外華人'這個詞所取代。隨著他們在他鄉落戶，並取得永久居留權，'華僑'漸漸地已不再是'華僑'。即使是'海外華人'這個詞，也受一些學者批評為是以'中華中心'的觀點來研究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

'散居國外的人'—英文的'diaspora'在希臘文裏是'dispersal'（分散、散佈）的意思。目前，這個詞所指的不僅是居住于東亞和東南亞的華人，同時也包括在美國、澳大利亞和大西洋、歐洲、印度洋地域、和非洲的華人。這個詞現在已常用來指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社群（如印度、非洲等），甚至是宗教社群（如錫克等）。在歷史上，這個詞卻是用來指遷移散居於外邦人之間的猶太族群，而在現代則是用來指居於以色列以外的猶太族群。用在猶太民族的身上，這個詞大有根源或精神家鄉的意味；一直到今天，這種觀念還仍然是他們集體記憶的焦點。

雖說'散居國外的人'的概念涵括了在中國以外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目前，'環球華人族群'這個新概念，也正開始發展起來。不論當初這個概念是否有這樣的含義，它給人一種含括全球華人，包括中國大陸的華人，而形成一個單一族群的觀念。這個概念指向了我要討論的'華人特質的環球化'（globalisation of Chineseness）和'環球化華人特質'（globalised Chineseness）；全球各地的華人開始覺得，他們可以，並且應該彼此認同，甚至更應該在相同種族、相同目標的基礎上積極地建立網路。在這個概念裏，所有華裔都是'環球華人族群'的一分子，並都可能找到共同的目標。

環球化華人特質在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迅速發展。促使這個概念崛起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大陸，在對外開放國內市場、市場改革、和受到國際承認為地緣勢力的情況下，登上了國際經濟和政治舞臺。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在日本和所謂的小龍'或'小虎'（臺灣、香港、新加坡）新工業化經濟體的帶動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隨之崛起。

因此，在'亞洲奇跡'的出現，和亞洲地區的重要性日趨提高的推動下，1990 年代受看好為'太平洋世紀'的起點。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香港、臺灣（和澳門）的經濟結合，也推動了'大中國'（Greater China）概念的發展。據《海外華人百科全書》所述，'一個更宏大的概念是把大

中國看作一個涵蓋中國大陸內外所有'華族'的'華人商業圈'。接著，書中也提出：'這引起了他人對華族擴張主義（Chinese expansionism）的恐懼，並且懷疑海外華人對居住國是否效忠。'

因此，我想一開始就提問：最近出現的'環球華人族群'的概念，是否比以華人商業網絡所組成的大中國更為宏大？這個概念是否也在海外華人居住的國家裏引起相同的恐懼和猜疑？

跨國網路和國家效忠

1991年8月首次在新加坡舉行，而之後每兩年舉行一次的世界華裔大會，正是華人特質環球化的體現。這也讓我們看到，在高度競爭的環球經濟因新開發通訊和交通科技而日趨結合下，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跨越國界建立網路這種新現象後頭的一股推動力量。最大力地提倡這種需要的，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資政。在第二屆華裔大會（1993年，香港）的專題演講中，他指出，以目前由香港、臺灣和中國到太平洋、北美洲和歐洲的移民速度來說，'經濟網路的建立有相當的潛能'。李資政借用了 Joel Kotkin 所提出的，種族族群通過先進通訊技術建立'跨國經濟網路'的概念，並進一步地提倡建立更有效率，更系統化的網路："建立網路是很自然的。我們不需要對想借助彼此的個別交往，和機會管道來擴大自己的獲益而感到有所虧欠。"

與此同時，李資政也警惕"海外華人在成功以後必須提防華族沙文主義。"在演講的開頭。他說："人們對那些身體外觀與自己接近的人自然會有好感。當他們擁有基本的共同文化和語言時，這種親近感又進一步地加強。在這種情況下是很容易建立起共鳴和信任的，這些都是建立商業關係的基礎。"然而，在演講接近尾聲時，李資政說：

以為我們彼此之間，以及我們同祖先的國家，
所擁有的共同點，多於我們同新家園裏的同胞，
是不切實際的... 即使是在新加坡那樣
一個以華人占大多數的國家，這種想法也會引起
與非華人之間的誤解和摩擦。在離開中國大陸兩、三代人以後，
我們已經在我們生長的國家紮根。我們的利害關係都在我們的家園，
而不在我們祖先的家園 - 中國。

從這樣的觀點來說，'環球華人族群'的概念並不一定損害'當地'華人族群是處在國家語境（National Context）裏的這樣一個現實。許多時候，海外華人和他們的後人把自己——也讓他們——視著是歸屬於他們的居住地。所謂的歸屬感或許是矛盾的，但卻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新加坡詩人 Lee Tzu Pheng 的詩，"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 就表現了這一點。在開頭的那一節，她寫到：

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
不歸屬這兒也不歸屬那兒，也不在
我喜好的舒適內，

倘若我有選擇的餘地。

在初期，移民和他們的子女都會經歷"不歸屬這兒也不歸屬那兒"的感受。儘管認同與個人的喜好無關，詩人仍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
我從未明白。
我在中國的大影子裏長大，
和我的那些溫和的褐色皮膚鄰居們...
我索取我的公民權在你的允許下
我的同族。
我的同胞，和我的國家
是你，和你我的家

到了最後，是與同胞的認同走在與國家或政權的認同之前。至於超出形式的公民權，也是在當地社會的非華人的允許和接收的前提下索取的。馬來西亞詩人 Usman Awang 的詩"華人鄰家小孩" (Anak Jiran Tionghua, 1962) 很好地帶出了這一點，尤其是在形容兩個小孩 - 一個華人，一個馬來人 - 一同遊戲之後的那一節：

一個華人孩子出生
在這片樹膠與稻米的綠土地上
他能夠告訴凡是問的人
這永遠是他和他母親的土地

我所引的這兩首詩都是寫於 1960 年代的。在"我的家，我的同胞"出版後的三十年，Lee Tzu Pheng 談到這項"早期，在許多方面令人困惱的努力"，和"一種深沈的需要，掙扎著道出一種真正的，有意義的聯繫，在我和我必須把他們的認同與前景視為己有的人之間。"在接下來的年月裏，Usman Awang 持續的道出在獨立後馬來西亞裏的這類掙扎。在寫給他的醫生朋友 Dr Rajakumar 的詩"我的朋友"裏，他寫到：

我的朋友
我夢想的自由人民
離現實還遠
我的憤怒化作愁苦
當我們被分開
空隔是那麼的大
我獲稱為'bumiputera'而你不是。

Usman 的創作背景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和詩中最後一節說的，憧憬建立一個所有國民 "用單一等名稱/馬來西亞人" 的新多元文化國家。儘管當地政策偏向于馬來人利益，但在當地落戶的大多數華人，都明顯的繼續把馬來西亞當作他們的家，參與當地的經濟、社會與政治：

在發生了亞洲危機，馬來西亞進入一段困難的過渡時期後，這也沒有改變。在環球化華人特質的前提下，華人對他們的同胞和國家的當地與國家情懷是依然不變的。

'虛擬華人特質'：電子時代的認同

亞洲危機在 1997 年未開始時是個貨幣或金融危機，但卻漸漸地演變為 政治和社會危機：這在印尼最為明顯。我不想在這裏分析這個國家和他不同的人民（peoples）所經歷的巨大變動的意義。我有意地用'不同的人民'，因為單一的印尼國家或印尼人民的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然而，從海外華人研究的觀點來說，印尼的危機提出了作為少數的華人，在祖先幾代人居住過的土地上的身份問題。王庚武教授最近（1998 年 11 月）在提到"1998 年 5 月印尼華裔所遭受的悲劇"時強調，與過往不同的是，"這次事件中的華人受害者都是印尼國民"，"他們當中有的妻女被強暴"。王教授也提到 Pramoedya Ananta Toer 在他 1960 年出版的書 *Hoakiau di Indonesia* 的再發佈會上的簡短演講。該書收集了他針對蘇卡諾的反華'正式的種族主義政策'（formal policy of racism）而寫的，關於荷蘭政府的反華政策的文章。

在過去數十年裏，Pramoedya 是寂靜與忘卻的黑森林裏一個渺小孤單的聲音。然而，在此我所要強調的是世界各地針對 1965 年在印尼所發生的事件的相對沈靜，和對 1998 年所發生事件的關注，之間的對比。我特別想要指出各地華裔通過互聯網所發表的巨大不滿情緒。簡短地說，在網路空間裏動員發表這些不滿情緒，是由幾個居住在相隔幾千里的人開始的，但之後這卻把世界各地的華人以共同民族的旗幟團結起來。

根據 1998 年 7 月和 8 月的一項報章報道，這些各人是居住在紐西蘭 Wellington 的 Joe Tan（一位二十多年前移居自馬來西亞的化學師），和加拿大的 Daniel Tse（十八年前移居自香港的工程師）。連同其他的'網民'（netizens）—包括居住在三藩市的美國華裔律師 Edward Liu，居住在矽谷的馬來西亞華人電腦專業人士 Wan Looi - 他們成立了世界華人總會（World Huaren Federation），一個為全球華人所設的網路論壇。1998 年 6 月 14 日，他們網址上（www.huaren.org）的社論寫到："在印尼目前的黑暗時期，希望我們的網路能提供一絲的亮光，安撫那些遭受苦難摧殘的華人兄弟姐妹們。現在是在印尼內外，和環球華人間，組織和發展實際行動計劃的時候了。"

'環球華人'—我不曉得這個詞是否會取代'海外華人'或'散居國外的華人'。然而，在網路上呈現出華人特質的環球化，給在華人企業家之間的經濟活動所表現的'環球華人族群'增加了另一個層面。在這個新出現的'虛擬'族群裏，成員看來都是受過高深教育，懂得電腦，也精通網路的專業人士。此外，他們大多都居住在西方先進國家，有不少還是由其他國家再移居的。他們的網路並不是為著擴大經濟收益而設的，而是針對少數華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而產生的一種團結力量，同時也是關於'散居國外的華人'的一個資料來源。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研究這項最新，也可能是短暫的發展。我只想總結之前強調幾點。互聯網是環球通訊科技近幾十年來的重大發展。它能夠在短時間內跨越國界地動員網民。沒有

一個國家政府能夠有效地監督這個媒介。舉個例子，Joe Tan 就估計世界華人總會在幾年內就有超過一千萬的會員；尤其是在有了中文網頁之後。這個媒介也同樣地有它的弱點，比方說在網頁上發表五月慘案的假照片就影響了其信譽，同時也可能導致印尼華人遭受報復。

更根本的是，華人網頁體現了其所指的'虛擬華人特質'（virtual Chineseness）：以萬圍網出現之前不可想像的速度和範圍，在電子時代維護、展示和動員華人民族性認同。我們也不禁要問，隨著把華人特質作為一種民族情懷的呼喚的同時，是否也針對華人特質與道德承諾（ethical commitments）和現代社會責任（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之間的關係，進行相應的深入討論和辯論。

值得關注的是，在新的全球化華人特質中，中國—中國作為祖先的家鄉，作為地緣政治體，作為文化構築（cultural construct）—不再是散居海外的華人所面向的中心。網路世界裏並無中心：每個人都可在每一處，他們能通過進入某個網頁而選擇歸屬於某個虛擬社群。所謂的'環球華人'也不強調自己紮根於當地的或國家環境。他們是世界的網民，而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為著改變華人，或其他少數民族，所受待遇的鬥爭，是不能夠脫離在國家語境裏的社會運動，而只在網路世界裏進行的。推測性地說，環球華人特質的動員很可能無意地引起一個陳舊隱憂：華人同世界各地華人間的共同點多於同自己國家的同胞之間共同點。

進入 21 世紀：作華人和作人

在進入 21 世紀的今天，這些有什麼意義？與其給予一個答案，我想以一個社會學家和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份提出一些大問題。首先我想問：就歷史意義而言，我們是否真的在見證 20 世紀的結束？這個世紀以世界第一次大戰開始，並且引進了由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化成就的全球規模的暴力。第二次大戰後，第三世界人民得到了他們的國家獨立，而冷戰結束之後，資本主義，在通訊革命的推動下，似乎是取得了勝利。

我們把 20 世紀概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WWI）到萬圍網（WWW），從全球化戰爭（globalised warfare）到跨國資本主義（transnationalised capitalism），但由始至終國家政權都未曾瓦解。在這個極為簡化的敘事裏，海外華人也找到了適和他們的位置。他們也經歷了不少的困難和失敗，尤其是歧視。然而，他們卻避過了中國大陸裏的連環革命和創傷，並在新土地所提供的機會和權利裏茁壯起來。由"不歸屬這兒也不歸屬那兒"，他們作出選擇，建立家園，取得成就，並且作出貢獻。然而，亞洲危機，尤其是印尼危機，讓人們看見，今天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不僅僅是華人的問題還未解決。環球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否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衝擊，而當中是否有一些人則是特別脆弱的？法治（Rule of Law）和人權到底有什麼意義？少數民族要如何確保他們在那片他們稱作自己的土地上有一席之地？

在提這些問題的當兒，我想起了兩位非華族知識份子。一位元馬來族新加坡記者在 1998 年 5 月的慘案後，警惕一些華族新加坡人和在互聯網上發言者的'部族表現'（'tribal'manner）；這些表現包括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和呼籲人們向其他印尼人報復。她說，"我們在表達對印尼所發生的那種獸行的憤怒時，必須小心我們的用語。。。在這裏唯有人權立場是和平和文明的立場，句號。"（實際上，5 月慘案，以 Pramoedy 的話說，是"針對人類的罪行"。）最近，

在另一個場合裏，一位印尼知識份子告訴他的聽眾："我們都是華人"。他嘗試要說的是，在某個意味上，大多數的印尼人在政治與經濟權力下，都遭受少數民族的遭遇。

我想，由華人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新環球華人族群'，是能對這些關注有所共鳴的：因為這些問題不僅僅觸及他們的經濟利益或種族情懷，更觸及了他們的道德準繩。他們最終所表達的關注，不單是出於與華人同胞的民族團結精神，也是出自高度環球化的人類團結精神。在給予他們機會，並保證他們自由行使公民與政治權利的環境裏茁長後，他們已經能超越以華人的身份關心華人的出發點了。環球化產生了跨國界的華人特質和其他 '部族' 認同 ('tribal' identities)，然而卻離環球人類 (global humanity) 還有大段距離。新環球華人族群應該在新環球族群裏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